

空间视域下福克纳与三岛由纪夫的作品研究

——以《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与《金阁寺》为例

张琳

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 重庆 400000

【摘要】：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空间研究的经典篇目，有众多学者从文中空间的社会性、历史性等角度展开论述，分析空间意象在小说情节中的叙事作用。而相比英美，日本近代文学从“空间诗学”视点去解读作品的研究要相对少一些。日本学者前田爱于1982年发表了《都市空间中的文学》，从文化记号论的角度解析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都市空间”。“空间视角”下的三岛由纪夫作品研究则较少。毋庸置疑的是三岛由纪夫文学的研究成果十分可观，但总体上以叙事学角度作为落脚点的研究并不多，其中以空间叙事作为切入点的更是极少，因此通过“空间诗学”将福克纳与三岛置于同一平面研究无疑是一次创新而大胆的尝试。

【关键词】：空间诗学；福克纳；三岛由纪夫；《金阁寺》；《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A Parallel Study of Faulkner and Mishima in the Space Poetics Horizon

--Take A Rose for Emily and Pavilion Temple as an Example

Lin Zhang

School of Japanese Language, Sichua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00

Abstract: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 is a classic study of space. Many scholars discuss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space and analyze the narrative function of space image in the plot of the novel. Compared with Britain and America,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n interpreting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poetics" in Japanese modern literature. Ai Maeda, a Japanese scholar, published Literature in Urban Space in 1982, which analyzed the "urban space" in modern Japanese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oken theory.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Mishima's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There's little doubt that Mishima Yukio literature research is very significant, but overall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as the foothold of the research is not much, among them with space narrative as an entry point is very few, so by "spatial poetics" will study with three islands in the same plane, Faulkner is a creative and bold attempt.

Keywords: Space poetics; Faulkner; Yukio Mishima; Pavilion Temple; A Rose for Emily

1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与《金阁寺》

《献》与《金阁寺》分别发表于1930年和1956年。《献》作为福克纳短篇小说的代表作，通篇弥漫着神秘与怪异，不仅包含了作者对美国南北战争后南北关系的影射，甚至还描绘了一个惊悚的“爱情”故事。另一方面，谈论三岛由纪夫的文学时则无法绕过《金阁寺》。这部作品集体现了三岛的“倒错美学”，通过一个同时具有身体障碍和精神障碍的少年，展现了大量的对立与矛盾——美与丑，善与恶等，将这些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作品中糅杂并使其发酵。虽然两部作品相隔二十余年，写作背景也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两位作家高超的写作技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名作在人物设计与舞台塑造上也有相似之处，对空间的描写都投入了相当的笔墨。不论是《献》中见证了爱米丽孤独一生的“四方形大木屋”，还是《金阁寺》中集现实与心象之美于一身的“巨大而空荡的百宝架”，都不再仅仅是无生命的存在物，而是作为叙事的空间，推动故事情节的同时压缩了时间、人物与心理，蕴藏着作者本身的意图，成为自身言说的空间。

2 空间的时间表征与人物表征

2.1 时间表征

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提到关于空间的时间叙述作用，他主张“人们有时以为能在时间中认识自己，然而人们认识的只是在安稳的存在所处的空间中的一系列定格。”无论是《献》中伴随爱米丽一生的木屋，还是三岛笔下亦真亦幻的金阁，都被铸上了强烈的时间印记。

《金阁寺》中关于金阁的时间表征描述主要都集中于时间的无限性，即“永恒”。《金阁寺》采取主人公的第一人称视角，空间的呈现也大多与沟口精神世界所关联，因此储存于空间之内的时间偏向于抽象层面。而《献》中则通过有限的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将爱米丽的木屋始终处于小镇居民的目光之下，因此其时间描述也更为具体。木屋的正面描写中“过去”一词奠定了空间的时间划分，等待着“现在”的倒计时。

叙事时间的“起与终”则为空间赋予充满活性的张力。《金阁寺》以主人公幻想金阁无与伦比的美为始，结束于现实中他

燃起毁灭金阁的大火。从想象到现实，由憧憬至毁灭，三岛始终将这种张力置放于金阁寺的空间中，在时间的推进下使其紧绷。福克纳在《献》的开头便将艾米丽这座最后的纪念碑推倒，并将那幢神秘的房子封存了十年，由此设置了一系列悬念。而在艾米丽的葬礼后随着楼上房间门被撬开，谜底也被揭晓。

作为空间的时间表征的另一体现，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都有着“历史落伍者”的烙印。对于《金阁寺》中的沟口来说，战争使得永远在时间中幸存的金阁与身心障碍的少年有了本不可能的命运交集——共同毁于战火，然而战败却让这一切成为泡影。此刻开始金阁的“永恒”不再是纯粹的美，开始向诅咒转化。比较而言，《献》中空间的时间表征则更为直接与明显。“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十年”等具体时间词汇的提示，多次描写木屋的灰尘与褪色，都是为了突显艾米丽这个活在“过去”的可怜妇人。北方新文明与南方传统思想的冲突下，圯裂腐朽发霉的木屋中的时间已经停滞。

2.2 人物表征

展现人物特征与形象时往往离不开一个具体的场所空间，使人物具象化的同时也为人物性格赋予真实性和现实性，《金阁寺》与《献》中的空间已成为人物生命体的外延，甚至可以理解为是主人公心象映照与影子般的存在，与主人公呈现出本质的相似。

首先是《金阁寺》，关键词频率最高的五个分别是美、细、黑暗、影子与虚无。考虑到这部作品就是三岛“倒错美学”的手术台，“美”自不必说，其余却是与“美”对立的“不美”。仅次于“美”出现次数的是“细”，“细”所带来的不安和摇摇欲坠是沟口精神世界的代名词之一。暗黑的内与恶臭的外，永恒的金阁与虚无的金阁等，这些极致与对立都在细部的空间中摇摇欲坠，使得沟口原本就有些病态的精神世界被无限扭曲收缩。艾米丽作为南方传统象征，她的生活空间与时间都交融于一体，也都停留在过去。因此形容木屋的关键词可以同样用来理解艾米丽，其中接近半数的关键词都集中于反映“木屋”的阴暗与可怖，艾米丽作为恪守旧贵族传统的落伍者与历史的殉道者，与迎来先进文化与技术的小镇格格不入，“岿然独存”的同时也“丑中之丑”。相比《金阁寺》中的金阁与沟口，艾米丽的木屋作为空间更加人格化，甚至吞噬了她。她几乎一生都未离开过木屋，“阴暗”“阴惨惨”“不见阳光”的空间如同墓室一般“鬼影憧憧”，始终束缚着艾米丽。

3 排斥的空间与空间的排斥

如上文所述，作为时间表征与人物表征的空间被赋予了远远超越地理空间本身的历史文化意义，它将人物的性格、思想、遭遇和命运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被置于历史潮流下的人物复杂的精神状态与细微曲折的心理活动，通过储存时间的空间，通过被赋予符号意义与象征意义的空间而得到了充分与诗

意的阐释。我国著名的空间叙事研究者龙迪勇先生曾这样评论《献》：“福克纳只用了短短几千字的篇幅，就传神勾勒了美国南方贵族日趋没落的历史，准确表达出了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用了几十部中篇小说表达过的主题”。可以说，时间化与人格化的空间已经具有了某种高度自觉，不再是木材或石砖垒起的无机体，而是作为小说的表现力主动参与叙事，成为自身言说的空间。在《金阁寺》与《献》中这种艺术手法十分突出，“金阁”与“木屋”作为具有强烈时代标记的产物，在历史冲击下被描述为一个“被排斥者”的形象，同时也排斥着周围的人物与物。

3.1 排斥的空间

沟口眼中的金阁寺无视战败，在一切本应崩塌和毁灭的战败当天依然宣示着自己的“永恒”。停战诏书宣读的当天金阁寺前空无一人，这座象征着日本传统美的名寺在这一刻“由于战败的冲击，民族的悲哀，显得更是超绝非凡”。这样的“超绝”与“非凡”被战争幸存者所敬畏甚至排斥，因为它的内核是一切崩塌后的迅速滋生的恶俗，充斥着“人类的内脏和器官散发出来的隐微的恶臭”，其黑暗深处蕴含着虚无的预兆。

《献》中的木屋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不仅在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小说以镇上的居民——“我们”的视角时刻对木屋进行监视，一遍又一遍喃喃低语着“可怜的爱米丽”。显然这并非出于对主人公真挚的同情，而是掺杂着排斥异类的好奇。传统南方贵族文化在北方新文化不可抗的发展中几乎消失殆尽，在轰鸣的机器声与修路的铁镐声中静默直至彻底腐朽而迎来消亡，《献》中的木屋是被整个时代所排斥的空间。

3.2 空间的排斥

被人格化的空间当然也有权站在“排斥者”一侧。《金阁寺》中空间的排斥体现主要有两处。宣布战败的当天沟口注视着烈日下的金阁，他眼中的古刹描写如下：

金阁内部陈旧的金箔依然如故。外墙被乱涂上一层护漆，抵挡着夏日的阳光。金阁像无盖的高雅的日用器皿，寂然无声。（中略）金阁从未曾显示过这样坚固的美！它拒绝所有的意义，它的美从未曾显示过这样的辉煌。

这一段中的金阁首次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坚固的美”，而“坚固”的力量来源于排斥与拒绝。“抵挡”“寂然无声”“丧失殆尽”“荡然无存”“空虚”“超脱”“无缘”“拒绝所有的意义”，金阁以一个彻底的“排斥者”形象隔绝了一切，隔绝了战败，甚至隔绝了生。第二处是故事末尾，沟口燃起大火后想殉死金阁，却被三楼的门扉拒绝在外：

我竭尽全力叩门。用手还嫌不够，我直接用身体去碰撞，门扉还是不开。

潮音洞已经弥漫烟雾。脚底下响起了火烧的爆裂声。我被烟呛得几乎窒息了。我一边不停地咳嗽，一边还在叩门。门扉

还是不开。

一瞬间，确实意识到我被拒绝的时候，我便毫不犹豫，急忙转身跑下楼去。（后略）

文中这一段“门扉不开”一共出现了三次，金阁彻底拒绝了沟口的殉死。从一开始作为空间意义上的金阁就从未接纳过沟口，现实与幻想中的金阁大多以朦胧的“影子”姿态出现，直到最后的放火情节，沟口才带着毁灭愿望第一次接近了金阁。

不同于《金阁寺》，《献》中的木屋与爱米丽的人格高度融合，整部作品基本不存在空间与主人公之间的排斥。成为空间排斥牺牲品的是荷默·伯隆，一个“北方佬”，同时也是建筑公司的工头。与沉默的爱米丽不同，伯隆与爱米丽是作者书写的两个对立面，南方贵族姑娘与日结工资的北方佬，传统旧文化的里程碑与新文化的道路铺设者，这些矛盾尖锐且绝对无法调和。因此当爱米丽试图追求“爱情”，与伯隆共处同一空间时，必定会遭到“木屋”的排斥。与《金阁寺》相同的是，空间的排斥引起的都是毁灭的结局。但不同于金阁寺的焚毁，

《献》中的空间排斥夺走了伯隆的生命。爱米丽亲手毒死了无法挽留的爱人，用最极端的方法使自己的对立面与空间的融合成为可能。

4 结语

福克纳出身名门望族，深深缅怀故土的同时，也厌恶着旧南方传统中的落后与残忍。三岛由纪夫同样出生贵族，后来家境日趋没落，少年时期便醉心于日本古典文学，而战败后整个日本社会歌颂的“价值观重建”无疑使他感到怀疑与厌恶。正是因为两位作家幼年经历有相似之处，且都历经社会变革与重置，他们的文字才如此充满张力与历史车轮碾过后的浓重叹息。或许《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这部作品本身就是那支绝不会因时空而褪色的鲜艳玫瑰，凝结着一位南方姑娘对幸福的渴望与落后于时代的孤独悲伤。而与这朵充满象征意义的玫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则是三岛由纪夫笔下的金阁寺。现实中没有毁于美军轰炸的金阁却遭到寺庙僧人的焚烧，最终毁于火焰的金阁虽不同于福克纳表达哀思的玫瑰，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理解为三岛对日本传统美的诀别。

参考文献：

- [1] 前田爱.都市空間のなかの文学[M].东京:筑摩书房,1982.
- [2] 邓颖玲.二十世纪英美小说的空间诗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3] 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 [4]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5] 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 [6] 三岛由纪夫.金阁寺[M].唐月梅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
- [7] 斯托克斯.美与暴烈: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M].于是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 [8] 刘道全.论福克纳小说的空间形式[J].国外文学,2007.

作者简介：张琳，女，汉族，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日本近代文学。